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聖主發帑帑高麗新統有御史總領湖北湖廣軍地之重務親臨督撫聖鑒都尉完顏

宋紀一百七

起上章掩茂正月
盡六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四年

金天會八年

春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碇海中

乙巳午西風忽起金人乘之攻明州御前右軍都統制浙東制置使張俊與守臣徽猷閣待制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相當金人奔北墮田間或墜水俊急令收兵赴台州是夜金人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

宗弼 丙午帝遣中使召御前左軍都統制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赴行在世忠已治舟師於通惠鎮乃請往鎮江邀敵歸師盡死一戰帝從之 己酉詔遣使自海道至福建虔州問隆祐皇太后艤舟所在帝慮太后徑入閩廣乃遣使問安焉 乙卯滕康言太后已至虔州張俊既去明州士民皆散有士人率眾扣劉洪道馬首願畱以禦敵洪道曰予嘗數剋敵而勝若等毋慮丙辰夜洪道微服而遁與浙東副總管張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所過盡撤其橋民不得濟數千人哀號震天城中惟崇節馬軍與惡少僅千人以酒官李木將之 江淮宣

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自廣德軍移屯宜興縣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散所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賴以免 丁巳張俊自台州赴行在

金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侂先爲尙書左僕射侂先善於其職宗翰宗幹皆重之 是日金陝西都統洛索被陝府守臣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李彥仙死之金自去冬以重兵來攻彥仙守禦甚備遇士卒有恩食旣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宣撫處置使張浚問道遺以金幣使犒其軍且檄都統制曲端以涇原兵往援端素疾彥仙出已上無出兵意浚屬官資陽謝

昇言于浚曰敵朝夕下陝莫以爲憂者殆未知敵意也
敵已得長安今取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眾議不決
力爭數日師乃出至長安而敵先壅阻不得進彥仙曰
與敵戰將士未嘗解甲洛索命自正月旦爲始以一軍
攻擊一日不下則翼日更遣一軍每一旬則聚十軍併
攻一日期以三旬必拔之彥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
佗伎潛使人隧而出焚其攻具敵愕而卻洛索雅奇彥
仙才嘗招之彥仙斬其使至是遂欲降之使人呼曰卽
降當富貴彥仙不應曰鈎取敵兵數十磔城上雖殺傷
大當而敵兵沓至守埤者久傷殘日就盡旣而金兵亦

乏食欲引去或告以急擊可入金人益眾攻之每隊以鼓在前擊鼓一聲則進一步既渡濠池鼓聲漸促莫不爭先疾聲併力齊登死傷者雖滿地而不敢返顧是日有鳶鴉數萬噪于城上與戰聲相亂洛索曰城陷矣促使急攻城遂破彥仙率士卒巷戰左臂中刃不殊猶不已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雜羣伍中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敵縱兵屠掠彥仙聞之曰金人所以殺過當者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見世人乎遂投河而死金人取其家而殺之陝民無噍類沒聞承制贈彥仙彰武軍節度使卽商

州立廟且官其子久之賜諡忠威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李岳杜開通守王澣趙叔憑職官劉效馮經縣令張玘將佐盧亨邵雲閻平趙成賈何呂圓登宋炎等同死無屈降者叔憑宗室子初爲兵馬都監積功武翼大夫通判府事及城危有子爲盛氏吏間使語之曰吾托肺腑死國難固其所若則走也雲龍門人金人破蒲城雲獨與少年數百保聚山谷初事邵興後爲彥仙部曲累官閣門宣贊舍人金人得雲欲以爲將雲罵怒不屈洛索怒釘雲五日而磔之平湖城人官閣門祇候何陝縣人與成皆修武郎圓登

夏縣人嘗爲僧城垂破自外來援與彥仙相持而泣口
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死且無愧創甚方卧聞城
壞遽起戰死炎陝縣人善蹴張敵圍城炎取大弩數百
調治所射洞殺傷敵兵甚眾城破敵欲將炎呼炎出不
應戰死後自雲以下皆贈官錄其家一人 已未金人
破明州先是金益兵而來前二日駐軍廣德湖舊寨前
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填塹次夕植礮架十餘對西門是
日以數礮碎城樓守者奔散而出城遂破金兵入城
庚申金主詔曰遼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權貴之家者悉
出還本貫 辛酉御舟離章安鎮 甲子泊溫州港口

丙寅御舟移次溫州之館頭先是金人自明州引兵
攻定海破之遂以舟師絕洋侵昌國欲襲御舟至碇頭
風雨大倫和州防禦使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引大
舶擊散之金人乃去帝問明州失守遂引舟而南與金
人纔隔一日 丁卯虔州從衛諸軍倫亂初隆祐皇太
后既至虔州府庫所有既盡衛軍上請惟得沙錢及二
折錢市買諸物不售軍士與鄉民相爭軍士遂縱火肆
掠 初趙立既至楚州朝廷因以立知州事會金右監
軍昌親率數萬人圍城攻其南壁自爲旗頭引眾出戰
相持四十餘日己巳金人以礮擊三敵樓遂登城立先

取生槐木爲鹿角以槎其破處而下修月城以裹之月
城之中實以柴薪城之內爲鎔鑪敵自月城中入立命
以金汁澆之死者以百數金人不能入遂退守孫邨大
寨時遣數百騎出沒于城下以掠取求糧采薪者由是
城中人不能出而薪糧日竭 二月乙亥御舟至溫州
江心寺駐蹕更名龍翔 奉安啟聖宮祖宗神御於福
州 金人旣破江西諸郡乃移兵趨湖南帥臣直龍圖
閣向子諲初聞警報率軍民固守且禁士庶無得出城
敵騎至潭州呼令開門投拜軍民皆不從請以死守宗
室成忠郎聿之隸東壁子諲巡城督察官吏顧謂聿之

曰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苟簡聿之感激流涕敵圍之八日既而登城四面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亾去城遂破聿之拔刃自殺城之始破也將官成忠郎劉玠率餘兵巷戰身中數十矢戰愈力敵又以槍中之眾欲扶持而去玠揮眾直前死于陳敦武郎新杭州兵馬都監王暉部民兵守朝宗門亦死聿之魏悼王後安定郡王叔東子也金人掠潭州六日屠其城而去子諲乃復入後贈玠武經大夫暉武德郎聿之右監門衛將軍又一日金人遂引去 丙子金人自明州引兵還臨安初金既破明州遣人聽命于宗弼且云搜山檢海已畢宗弼

曰如揚州例金人遂焚其城惟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
居民偶有存者金人畱明州七十日引兵去 初宗弼
畱臨安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自江陰趨鎮江恐邀其
後是月庚辰宗弼斂兵于吳山七寶山遂縱火三日夜
烟焰不絕癸未火息甲申縱兵大掠且束裝丙戌退軍
以鹵掠輜重不可遑陸乃由蘇秀取塘岸路行先是武
功大夫成州團練使陸漸迎降宗弼以爲臨安府兵馬
鈴轄漸勸宗弼括金鉅焚臨安因從軍北去方金人未
退軍也有衢州軍事判官錢官復者以衢當路衝白郡
守縱民老弱出戶畱一丁不畱與畱而瘦弱不堪任論

如軍法其後諸兵欲乘時爲變顧城中金帛子女無異
獲乃止時李濤李鄴鄭億年皆在軍中宗弼因攜之以
北金人分兵侵海鹽縣尉朱良率射士百餘拒之卒力
戰以死先是金人破京師時河南之北悉爲金所有
睢洛皆屯重兵惟汴京及畿邑猶爲宋固守而糧儲乏
絕四面不通多饑死有河北簽軍首領聶淵者與其徒
十十五五以食物與守城者博易積久稔熟遂不之疑
是日淵與其徒數百人夜登城之北壁縱火焚樓櫓猶
未敢下城乃爲慢道自守是時城之東有羣盜李潰蘇
大刀等權畱守上官悟皆招入城旣入城則焚掠不止

城中亂悟及副畱守趙倫出奔悟至唐州爲董平所殺

金人得京師以前都水使者王夔爲畱守時在京疆壯

不滿萬人自是四京皆沒矣

攷異熊克小紀載京師之陷在今年三月又云城破

上官悟爲敵所害攷北盟會編所載甚詳今從之

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奏杜

充敗事未知存亡王玘所統前軍亦潰韓世忠徑上海

船而去臣今以孤軍駐南康移檄諸路會兵勤王望陛

下遠避賊鋒竦春暄破之不難詔光世所部軍不少今

又會兵溪慮騷動可止統本部乘間擊之母失機會

己丑奉安景靈宮祖宗神御于溫州開元寺 庚寅帝

入溫州駐蹕州治 辛卯金人破秀州先是兩浙宣撫

使周望在平江有言敵自越州還金陵者望素不嚴斥

埃但以傳聞之語爲信乃遣統制官陳思恭張俊

按此即小

俊統兵入杭以規收復之功思恭至秀州偵知傳言之

妄問道走湖州之烏墩鎮以觀變至是金宗弼過秀州

通直郎權州事鄧杞留武翼郎本部兵馬都監趙士醫

乘城拒敵城破士醫爲流矢所中而死後贈武翼大夫

望聞金師至崇德縣壬辰調太湖舟千艘赴吳江禦之

鼎州人鍾相倫亂自稱楚王初金人去潭州羣盜乃

大起東北流移之人相率渡江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

孔彥舟自淮西收潰兵侵據荆南鼎澧諸郡祕閣修撰

知荆南府唐愨棄城去相以左道惑眾自號大聖言有神靈與天通能救人疾患陰語其徒則曰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持此語以動小民故環數百里間小民無知者翕然從之備糧謁相謂之拜父如此者二十餘年相以故家貲鉅萬及湖湘盜起相與其徒結集爲忠義民兵士大夫避亂者多依之相所居邨有山曰天子岡遂卽其處築壘浚濠以捍賊爲名會孔彥舟入澧州相乘人情驚擾因托言拒彥舟以聚眾至是起兵鼎澧荆南之民響應相遂稱楚王改元天載立妻伊氏爲皇后子子昂爲太子行移稱聖旨

補授用黃牒一方騷然時鼎州闕守臣而湖南提點刑
獄公事王彥成舉世鄉皆挈家順流東下僅以身免賊
遂焚官府城市寺觀及豪右之家凡官吏儒生僧道巫
醫卜祝之流皆爲所殺自是鼎州之武陵桃源辰陽沅
江澧州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荆南之枝江松滋公安
石首潭州之益陽寧鄉湘陰江化峽州之宜都岳州之
華容辰州之沅陵凡十九縣皆爲盜區矣 乙未尙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杜充罷爲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充自眞州而北宗弼
遣人說充許以中原地封之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于

金知真州向子恣以聞帝問之不食者累日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請先罷充埃得其北降的報則別議罪故有是命 丙申以帝還温州德音釋天下徒刑一應士民家屬有自金來歸者在量給錢米于寺院安泊訪還其家 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兼陝西制置使王似知成都府時宣撫處置使張浚聞帝親征亟治兵自秦州入衛畱參議軍事劉子羽掌畱司事凡川陝軍政民事皆得專決又徙似知成都府而以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代之徽猷閣直學士盧法原時守成都乃命法原赴行在 是日金游騎至平

江城東統制官郭仲威兵未交而退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奔太湖市人請畱不可則極口嫚罵望不顧而去守臣徽猷開直學士湯東野聞望已出則挈家潛遁以府印付仲威次日仲威與將官魯珪縱火城中夜望及仲威皆遁其下自城南轉劫居民北出齊門而去民之得出郭者多爲所殺 戊戌宗弼入平江駐兵府治鹵掠金帛子女旣盡又縱火燔城煙焰見百餘里火五日乃滅 三月癸卯宗弼去平江府 甲辰初洛索旣破陝遂與其副完顏杲長驅入關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曲端聞敵至遣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涇原

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及統制官張忠孚李彥琪將所

部拒之於彭原店

攷異熊克小紀倫自原店蓋因張遷節要所書也吳玠功績記趙姓之遺

史皆倫彭原店今從之

端自擁大兵屯於邠州之宜祿以爲聲援

敵乘高而陳洛索引兵來戰玠擊敗之旣而金師復振
宋軍敗端退屯涇州金人亦引去端劾玠違節降武顯
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宣撫處置使張浚素奇玠尋
擢玠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當兵火之餘玠勞來
安集民賴以生始青溪嶺之戰玠牙兵皆潰及是玠治
兵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玠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
六人斥遣之餘悉斬于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

自是每戰皆效死無復潰散者矣 己酉張浚言大食
獻珠玉已至熙州詔津遣赴行在右正言呂祉言所獻
珍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梔子玻璃非服食器用之物
不當受帝諭大臣曰指數十萬緡亦無用珠玉曷若愛
惜其財以養戰士遂命宣撫司無得受仍加賜遺之

壬子金人攻常州守臣右文殿修撰周杞聞敵至棄城
走宜興縣金人遂入常州 甲寅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盧益至行在詔趣令人對先是帝諭呂頤浩曰朕初不
識隆祐皇太后自建炎初迎奉至南京方始識之愛朕
不啻已出宮中奉養及一年半朕之衣服飲食必親問

製今朕父母兄弟皆在遠方尊長中唯皇太后不唯相
別數千里外加之敵騎衝突又兵民不相得縱火交兵
五六日乃定復爾驚擾當早遣大臣領兵奉迎以稱朕
朝夕慕念之意遂命益與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帶
御器械潘永思偕行 丁巳金人至鎮江府浙西制置
使韓世忠已屯焦山寺以邀之降其將鐵爪鷹李選者
江淮宣撫使潰卒也宗弼遣使通問世忠亦遣使臣石
鼻報之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龍王
廟者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將蘇德將二百卒伏廟
中又遣二百卒伏廟下戒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

兵繼出敵至果有五騎趣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

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紅袍白馬既墜乃跳馳

而脫者詰之則宗弼也後異宋史韓世忠傳倫金山廟後人多疑其地理不符閩若璩

潛邱劄記引鎮江舊志謂龍王廟在崑山宋史誤也攷熊克小紀祇倫龍王廟今從之既而戰數

十合世忠妻和國夫人梁氏在行間親執桴鼓敵終不

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

不從時左監軍完顏昌在濰州乃遣貝勒托雲趣淮東

以爲宗弼聲援攷異熊克小紀于宗弼至京口不書其日趙雄撰世忠碑云相持四十有八日

趙姓之遺史云世忠以四月丙申敗于建康逆數之其初與宗弼相遇當在三月戊申已酉之間李心傳云據

諸書宗弼以三月癸卯去平江壬子破常州則到鎮江又必在壬子之後數日矣已未帝詣

開元寺朝辭九廟神主宰執百官皆扈從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是日上御舟復還浙西 庚申詔昨金人所破州縣其投拜官除知通別取旨外于并罷內統兵官以祿寡不敵致有潰散理宜矜恤可特放罪仍舊統押人馬時朝廷恐將士潰散者眾乘亂爲變故貸之 辛酉御舟發溫州 壬戌御舟次章安鎮 乙丑帝次台州松門寨宰執奏事呂頤浩因言此行未審且駐會稽爲復須到浙右帝曰須由蘇杭往湖州或如卿所奏往宣州朕以爲會稽只可暫駐若稍久則人懷安而不樂屢遷頤浩又曰將來且在浙右爲當徐謀入蜀帝曰朕

謂倚雍之疆資蜀之富固善但張浚奏漢中止可備萬人糧恐太少兩浙若委付得人錢帛猶可泝流而西至於糧斛豈可漕運頤浩曰若第攜萬兵入蜀則淮浙江湖以至閩廣將爲盜區皆非國家之有矣帝曰當益進上流用淮浙權貨鹽錢以贍軍費運江浙荆湖之粟以爲軍食王絢曰議者但知輕議晉元帝還都建鄴不能恢復中原而多言入蜀便殊不知自秦用張儀至本朝遣王繼恩下蜀者八矣取輒得之不勞再舉則亦未可謂之便也范宗尹曰臣謂若侵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舍不可不審帝曰

既而浚復上疏言陛下果有意於中興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鑾輿永爲定都大計帝不許 詔賜故資政殿學士許景衡家所僦溫州

官物一區帝因言朕自卽位以來執政中張慤第一忠

直至誠遇事敢言無所迴避其次則景衡若郭三益則

善人而已 辛未帝次定海縣政異宋史高宗紀于建炎四年春事所載大畧

黃宗羲宋史節要據李正民航海記遂以爲高宗由海道徑還越州未嘗復至明州殊不知正民雖從航海旋奉使江西故不載四年春事今攷趙鼎忠正德文集所載建炎日記則高宗仍由明州還越州鼎益得之親歷也今據 帝見定海爲金人所焚惻然曰朕爲民父母不能保民使至此王絢曰陛下畱杜充守建康畱周望守

平江非輕棄江浙而遽適南方不幸充望不稱任使乃至如此呂頤浩因言承平之久士多文學而罕有練達兵財可濟今日者帝曰前此太平朝士若乘馬馳騁言者必以爲失體纔置良弓利劍議者將以爲謀叛絢曰大抵文學之士未必應務有才者或短于行自非陛下棄取錄用則舉世無全人也 是春金左副元帥宗翰右監軍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皆在大同右副元帥宗輔在析律府遣貝勒托雲率眾圍楚州守臣趙立乘城禦之不能下進圍揚州 初金人破山東左監軍完顏昌密有許封劉豫之意會濟南有漁得鱸者豫妄謂神

物之應乃祀之既而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三穗同本其
黨以爲豫受命之符豫乃使其子僞知濟南府麟賚重
寶賂昌求僭立大同尹高慶裔左副元帥宗翰心腹也
恐爲昌所先乃說宗翰曰吾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
旣得則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遂故再有河南之役方
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風俗不變者可見吾君意非貪
土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盍建此議無以恩歸它
人宗翰乃令希尹馳白金主金主許之宗翰遂遣慶裔
自河陽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隸景州會官吏軍民於
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皆莫敢言曰願聽所舉慶裔

徐露意以屬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
也故進士張浹等遂共舉之慶裔至德博大名一如景
州之故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而已慶裔歸
具陳諸州郡推戴之意宗翰許之致異張滙節要云劉
豫之立或謂本鄧州
叛臣張剛中獻策于慶裔以三班奉職酬之復以爲已
見獻于尼瑪哈非也金人攻山東止以邦昌爲名不易
官制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達蘭豈敢擅許于人
耶劉豫揣意求于昌慶裔懷私屬于豫其所由來漸矣
非自剛中始也滙久在夏四月甲戌御舟至明州
金地當得其實今從之

丙子次餘姚縣海舟大不能進詔易小舟仍許百官從

優先發

癸未帝次越州駐蹕州治

致異熊克小紀倫
丙午至餘姚癸丑

至越州今
從要錄

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與金宗弼相持于黃

天蕩而貝勒托雲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

許還屯京口績不爲動敵乃趨真州績金壇人也時托

雲軍于北宗弼軍于南

攷異趙雄撰世忠神道碑云烏珠軍于南達爾軍于北謀也是

時達資正在離州遣兵來援張匯節要所記甚悉今從之

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

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纒貫以大鈎以授士

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

其背毋縋一纒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乃求與世

忠語世忠酬荅如響時于所佩金瓶傳酒縱飲示之宗

弼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

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呂頤浩聞

敵窮蹙乃請帝如浙西且下詔親征以爲先聲而亟出
銳兵策應世忠庶幾必擒烏珠參知政事王綯亦言宜
遣兵與世忠夾擊帝納之甲申下詔親征御史中丞趙
鼎言臣在溫台屢言當竅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兵盡渡
江然後回蹕今遽有此舉必韓世忠之報敵騎窮蹙可
以翦除耳萬一所報不實及建康之眾未退回戈衝突
何以待之時有妖人王念經者聚眾數萬反於信州之
貴溪鼎言饒信魔賊未除王璚潰軍方熾陛下遽捨而
去茲乃社稷存亡至危之幾也 戊子韓世忠奏捷帝
曰金人南下以來諸軍率望風奔潰今歲知世忠輩雖

不成大功皆累獲捷若益訓卒繕兵今冬金人南來似有可勝之理范宗尹曰前此兵將望風奔潰而今歲皆能力戰此天意似稍回要願陛下修德庶幾天意必回乃出世忠奏命尙書省以黃栲諭中外時敵眾十萬餘而世忠戰士才八千宗弼求登岸會語世忠以二人從見之宗弼招之降世忠怒引弓且射之亟馳去 壬辰近臣言陛下卽位以來灼見禍亂之源痛思懲艾故以元祐黨籍屢下詔旨特加追叙欲以竦動四方觀聽甚盛舉也止緣使逐家各自陳乞故或子孫零落不能申請或子孫雖在而誥敕散失至有誥敕具在而爲有司

以微文沮止者致使往往未被贈典雖如呂公著呂大防韓維蘇轍顧臨梁濤張舜民范祖禹王古輩尙未沾昭洗之澤其它可不言而喻也臣私竊懼之夫名黨籍率皆一時之望所歷官職眾所共知不容稍有僞濫而特命追復又非尋常之比謂宜誥命從中而下使異數齊頒四方改觀豈宜以有司微文沮格邪欲望睿旨俾三省條具不必更待逐家陳乞疏奏詔依德音許本家自陳而已 丙申通議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呂頤浩罷先是趙鼎復解吏部尙書之命且攻頤浩之過章十數上頤浩乃求去帝宣還

之前一日頤浩入見畢面東而立不預進呈帝諭王絢等曰頤浩功臣兼無悞國大罪與李綱黃潛善不同朕眷遇始終不替是夕遂召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制罷頤浩制畧曰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幾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于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于眾論遂罷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充禮泉觀使後二日復詔中外以頤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時王絢與頤浩論頗同乃累章乞免于是范宗尹攝行相事遂畱會稽無復進居上流之意矣是日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及宗弼再戰于江中敗績宗弼旣爲世忠

所扼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獻謀于金人曰江水
方漲宜于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
背在世忠之上流矣宗弼從之傷冶城西南隅鑿渠一
夜渠成次日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
擊敗之金人終不得濟先是宗弼在鎮江世忠以海舟
扼于江中乘風使篷往來如飛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
海舟之策有福州王某僑居建康教金人于舟中載土
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
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簷篷則不攻自破
矣一夜造火箭成及是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

海舟皆不能動世忠舟師本備水陸之戰每舟有兵有馬有家屬有輜重金人以火箭射其翳篷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與墮江者不可勝數所焚之舟蔽江而下金人鼓櫂以輕舟追襲之金鼓之聲震動天地統制官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孫世詢武功大夫吉州防禦使嚴永吉皆力戰死世忠與餘軍至瓜步弃舟而陸旋還鎮江聚兵沿江避兵之人往往取其糧倉亦有得軍儲鉅帛者宗弼乃得絕江遁去後贈世詢五官永吉四官仍竝爲承宣使錄其子世詢開封人也

攷異趙雄

撰世忠碑載此事但云風弱帆緩敵得以輕舸凌去全不載世忠敗績及金人火攻等事蓋諱之也孫觀倫世

忠慕誌云敵乘南風縱火抗舟師差近事實今從沈與
求劾范宗尹章疏趙姓之遺史及中興姓氏錄世詢傳
入修 辛丑詔諸路併經殘破州軍發解舉人以靖康元
年就試終場人數爲率紕計取放 是月金人侵江西
者自荆門北歸附守司統制牛皋潛軍于實豐之宋邨
擊敗之京西捉殺副使王俊以皋爲武功大夫和州防
禦使充五軍都統制 夏五月壬寅朔詔孟夏饗景靈
宮令平江府溫州守臣分詣其後福州潮州準此 癸
卯金禁私度僧尼及繼父繼母之男女無相婚配 甲
辰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范宗尹爲通議大夫守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 時江北荆湖

諸路盜豈起大者至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

盜所不能至者則以上豪潰將或攝官守之皆羈縻而

已

攷異諸路鎮撫使桑仲李成孔彥舟薛慶皆起于羣盜翟興劉位皆土豪李彥先郭仲威皆潰將吳翊趙

霖馮長寧皆攝官朝廷及大臣出使所除惟陳潘岳飛范之才而已宗尹以爲此皆烏合

之眾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

所歸則可以漸制乃言于帝曰晉太祖受命收藩鎮之

權天下無事百有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

帥守事力單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救

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法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

河北數十州爲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

屏王室羣臣多以爲不可宗尹曰今諸郡爲盜據者以
十數則藩鎮之勢駸駸成矣曷若朝廷爲之使恩有所
歸帝決意行之遂以爲相宗尹時年三十三 己巳起
復承務郎張斛言淮南兩路見有歸正人守官或寄居
者慮人情猜忌妄生事端望量移入以南州軍各令自
言願往何州居止從之時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亦
言自東晉以來中原失據故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
亾之人比金人南侵多驅兩河之民列之行陳號爲簽
軍被其劫質以來蓋非得已今年建康鎮江爲將臣所
招遁歸者無慮萬人此其情可見莫若用六朝僑寓法

分浙西諸縣皆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它類此俟其南侵徐以其職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亦何爲而不歸我哉況浙西州縣昨經殺戮之後戶絕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產頃畝以僑寓之人計口而給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陳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虜反爲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 丁未金左副元帥宗翰與諸帥分往山後避暑先是大同尹高慶裔自東平還雲中言推戴劉豫之意宗翰復令慶裔馳至東平問豫可否

陽推張孝純宗翰報曰戴爾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當就位我當以孝純輔爾其議遂決宗翰與右監軍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同之白水泊避暑于是右副元帥宗輔之儒州望雲縣之望國崖左監軍昌雷居濰州而宗弼自江南還屯六合縣 戊申金主詔曰河北河東簽軍其家屬流寓河南被俘掠爲奴婢者官爲贖之俾復其業 辛亥朝請郎直龍圖閣統領赤心隊軍馬劉晏及戚方戰于宣州死之初宣州圍急朝廷命統領官巨師古統兵三千人自平江往援又命晏自常州以所部赴之晏始

至城下未安營壘乘賊不意自城南轉城西直趨城北以擣方之帳方大驚退走晏恃勇欲生致方乃單騎追之賊見官軍不多乃自駱駝山設伏以斷其歸路方率龍隨迎戰晏力不能敵退還至天寧寺前馬陷淖不可出橋左有伏賊以鈎槍搭晏晏猶手殺數十人以無援被害師古踵至連戰不勝遂引眾入城事聞贈晏龍圖閣待制官其四子爲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王子金人焚建康府執李稅陳邦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時宗弼屯六合縣其輜重自瓜步口舳舻相銜至六合不絕建康城中悉爲煨燼稅道死宗弼以邦光歸于劉豫淮

南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聞金人去以所部邀擊于靜安勝之飛還屯溧陽後軍統制劉經欲殺飛而併其軍飛誘經殺之初金人既渡江淮東猶無警安撫使直寶文閣張縝尙守揚州節度濠州軍馬劉位領眾在橫山中惟飲博而已逮金人據六合于是眞州爲羣賊所擾不可居守臣王冠率軍民渡江駐于溧水溧陽之間金人又入眞州而揚州亦不可守張縝乃棄揚州敵在建康凡半年自采石至和州道路往來不絕宗廟旣破浙西和州粗畱兵戍守然無一官軍乘虛至城下者水軍統制邵青屯竹篠諜知建康敵騎絕少欲引兵入之會

青爲牛所傷創甚遂不能行有都團陳德結欲殺金人部勒已定前期爲其徒所告德舉家被害兵馬都監金沔死之岳飛之擊金人於靜安也通直郎權通判建康府錢需糾率鄉兵邀敵之後遂從飛入城因權府事夜有赤雲亘天其中白氣貫之犯北斗及紫微由東南而散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此天變陛下出變以示警也願陛下隨宜措置畧修宗廟陵寢之祀多遣親信之臣迎護柔德帝姬還宮及取越王之子使奉朝請擇謹畏儒臣教之又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號令出于四方者多矣盡假便宜卽同聖旨然其大者虔州一朝廷

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爲詔矣願條約便宜事件度其緩急特罷行之申節張浚等止降指揮勿爲詔令

甲寅金人破定遠縣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保寧軍承宣使節制淮南軍馬閻勅爲所執至南京金人欲降之不可欲以爲京東安撫使又不可敵怒敵殺之計間贈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謚壯節是日統制官巨師古與戚方戰于宣州城下方三戰三敗遂引去宣州受圍凡二十有九日方旣去城之東壁摧裂者數十丈乙卯朝奉郎趙霖知和州始宗弼旣渡江和人共推兵馬都監武德大夫宋昌祚權領州事率軍兵固守逮敵北

歸復圍之禁軍左指揮使鄭立亦拳勇忠憤共激士卒
晝夜備禦不少息閱數日宗弼親督眾攻城軍士胡廣
伏城東北角發彊弩射之中其左臂宗弼大怒立擊破
之昌祚與權通判州事奉議郎唐景歷陽令審司戶
參軍徐焮歷陽尉成忠郎邵元通皆死譙樓上敵裂其
尸以徇時士多不降潰圍而出保州之須麻湖水寨推
鄉人一二豪者爲統領霖時在江東間關赴難軍民言
于胡故命爲守浚尉昌祚三官錄其二子景焮元通皆
推恩有差霖嘗爲直徽猷閣坐賊廢戊午初帝在明
州諸班直爲亂旣誅爲首者遂廢其班

事見三年十一月壬午及

還會稽乃命御前中軍統制辛永宗夏選兵三百人直
殿然皆烏合之眾至是趙鼎因奏事言陛下初卽位議
復祖宗之政至今未行一二而祖宗于兵政最爲留意
熙寧變舊章獨不敢議蓋自茲祖踐阼與趙普講明利
害者爲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直緣訴事
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咥而廢倉今諸將各總
重兵不隸三衙則民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
不存是祖宗之法廢于陛下之手臣甚惜之仁宗時親
事官謀不軌直入禁廷幾成大禍旣獲而誅不復窮治
未聞盡棄之也帝悟尋復舊制 甲子詔曰周建侯那

四國有藩垣之助唐分藩鎮北邊無疆敵之虞永惟涼
渺之資履此艱難之運遠巡南國久隔中原蓋因豪傑
之徒各異方隅之守是用攷古之制權時之宜斷自荆
淮接于畿甸豈獨植藩籬于江表蓋將崇屏翰于京都
欲隆鎮撫之名爲輟按廉之使有民有社得專制于境
中足食足兵聽專征于闕外若轉移其財用與廢置夫
官僚理或應聞事無待報惟龍光之所被旣竝享於終
身苟功烈之克彰當永傳于後裔尙賴連衡之力共輸
夾輔之忠詔詞直學士院綦崇禮所草也先是范宗尹
言從官集議分鎮事宜請以京畿淮南湖北京東西地

方并分爲鎮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繫合歸朝廷置官提
舉外它監司竝罷上供財賦權免三年餘令帥臣移用
管內州縣官許倅置知通令帥臣具名奏差朝廷審量
除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朝廷召擢要不除
代如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許世襲 乙丑右
武大夫忠州刺史知楚州兼管內安撫使趙立爲楚泗
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時宗弼自六合歸屯于楚
州之九里徑欲斷立糧道立又大破之先是劉豫在東
平遣立故人葛進等賫書誘立令貢稅賦立大怒不撤
封斬之已而又遣沂州舉人劉偁持旗榜招立具言金

人大軍且至必屠一城生聚立令將出就戮偲大呼曰
公非吾故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爲國豈問故人耶趣令
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胡由是忠義之聲
傾天下遠邇嚮風歸之 戊辰統制官岳飛獻靜安金
人之俘帝呼入譯問得女眞八人磔之餘漢兒分隸諸
軍帝因謂大臣曰金人頗能言二聖動靜云今在韓州
及皇后官人皆無恙帝感動不憚久之 三省言江道
遼遠緩急恐失機會欲分江東西爲三帥鄂州路領岳
筠袁虔吉州南安軍江州路領洪撫信州興國南昌臨
江建昌軍池州路領建康府太平饒宣徽州廣德軍並

爲安撫使從之先是浙西帥府移治鎮江故范宗尹請
置安撫使于鄂與江池謂建康本帥治緣近鎮江而去
江州千四百里獨池在其間若置帥于此則沿江道里
甚均三帥相去各七百里然池陽僻陋乃置江東大帥
而建康重地反爲支郡隸之議者不以爲是 六月壬
申權通判建康府錢需言捕敵兵一人自言涿州人上
曰此吾民不可殺也令隸諸軍 金以故遼舊臣耶律
哈哩質舊倫曷里質今改等十人分治新附州鎮 癸酉金主
命以昏德公女六人爲宗婦 甲戌以宰相范宗尹兼
知樞密院事罷御營使議者以爲宰相之職無所不統

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爲兩府兵權付于樞密比年
又置御營使是政出于二也望罷御營司以兵權歸之
密院而宰相兼知凡軍額有闕竝由樞密增補不得非
時招收仍用符以遣發庶幾可以收兵柄一賞罰節財
用于是罷御營使及官屬而以其事歸樞密院爲機速
房焉自慶歷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十餘年其復兼蓋
自此始 詔初除執政官正謝日賜衣帶鞍馬如故事
乙亥詔六品以上官及初度京官竝給告身朝官以
上給敕初授官人給綾紙 丁丑太尉御營副使劉光
世充御前巡衛軍都統制光世所領部曲旣無所隸因

號太尉兵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非宜會御營司廢乃以
巡衛名其軍除光世都統制 戊寅詔御前五軍改爲
神武軍御營五軍改爲神武副軍其將佐竝屬樞密院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季陵復爲中書舍人陵入對
首上奏曰臣觀今日國勢危如綴旒大駕時巡未有駐
蹕之地賢人遠遁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于下而將不
和政權去于上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
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南渡
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可故
弛備江淮而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張浚出爲

宜撫處置使不過欲迎陛下耳金人長驅深入吳越至
今尚在淮甸曾無一騎入援王室者維揚之變朝廷不
及知而功歸于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于
將帥是致陛下信任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
用而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而不知任賢自張確許
景衡欽悒而死劉豫杜充相繼颺去凡知幾自重者往
往卷懷退縮矣今天下不可謂無兵若劉光世韓世忠
張俊者各率諸將同心而謀協力而行何所往而不克
然兵柄既分其情易睽各招亾命以張軍勢各效小勞
以報主恩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其

能成功哉君臣之間義同一體廟堂出命百官承稟知
有陛下不知有大臣大臣在外事涉形迹其可佗威福
以自便乎張浚在陝右區處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
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耶官吏責以辦事便宜
可也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耶以至賜姓氏改寺
額事類此者無與治亂待報何損是浚在外傷于太專
矣三代之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民
墜塗炭無甚于今日發掘邱墓焚燒屋廬六親不能相
保而戴宋惟舊實祖宗德澤在人心者未厭也所望以
中興惟此一事耳然人心無常固亦難保陛下宜有以

結之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今欲輕徭以舒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蓋動民以行不以言臣意陛下舉事當人心服自足以結之也奮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于理天下不心悅而誠服者未之有也臣願陛下以其所當慮者使一二大臣謀之無偏聽無自賢無畏彊禦無徇私昵處之得其當則人心服人心服則盜賊將自息而外患亦可圖矣 是日滁濠鎮撫使劉位爲張文孝所殺前一日位引兵入滁州克之文孝遁去詰旦文孝以其眾復至城下位卽引兵迎敵位逢兵

眾數百以爲已之兵也乃指揮殺賊而所逢者賊兵也
位覺之欲急戰爲賊所殺權知州事苟某與州縣官皆
散走事聞詔其子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知泗州綱起
復滁濠州鎮撫使贈位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後爲立
祠名剛烈 己卯罷臨安府守臣兼浙西同安撫使以
防秋在近欲責任之專故也 庚辰和州進士龔楫率
民丁襲金人于新塘爲所殺時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
霖雖已受命然寓治水寨未入城水寨之眾乘間出掠
敵營宗弼乃遣偏師築堡新塘以遏絕濡須之路楫率
二千人襲之入其營獲敵兵數百所掠男女盡縱之楫

歸道遇敵救大至其眾多赴水死楫爲敵所得戟手大罵不絕敵鬪割之時年二十三霖上其事于朝有司以楫率眾無所受命而格其恩楫原孫也敵之得歷陽也有士人蔣子春者平日教授鄉里敵見其人物秀整喜欲命之以官子春怒罵爲所殺 乙酉詔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權主奉蓋王祭祀先是安時請襲封事下禮官以安時非嫡遂不許自仁宗以來諸王後各以一人襲封至渡江始廢 戊子詔遣使撫諭邵青戚方以所部赴行在時方引兵犯安吉縣之上鄉浙西江東置制使張俊以兵討之或言上鄉路狹不

可行兵俊乃遣其將王再興招之會統制官岳飛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始詣俊乞降方上兵簿有馬六百匹所獻金玉珍珠不可計至行在日與中貴人蒲博不勝取黑漆如馬蹄者用火灼去皆黃金也以償博不下數枚詔遷方武翼大夫以其軍六千人隸王瓌軍後因以方爲裨將時人爲之語曰要高官受招安 乙丑樞密院進呈劉光世所獲敵人并簽軍狀參知政事張守曰光世謂簽軍不宜畱蓋知吾山川險易它日叛匹恐爲敵人鄉道帝曰此皆吾民也不幸陷于敵驅賫而來豈其得已守曰若分置軍伍中每隊畱一二人豈能遽叛

帝以爲然 辛卯大理寺奏魔賊王宗石等款狀帝曰
此皆愚民無知自抵大戮朕思貴溪兩時間二十萬人
無辜就死不勝痛傷乃誅宗石等二十六人于越州市
其餘皆釋之先是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全軍討饒
信妖盜大尉劉光世因命統制官王德斬賽總兵會之
獲王念經德等凡屠兩縣所殺不可勝計帝聞之不樂
故有此諭 壬辰初山東之破其士人多不降有滄州
人李齊聚眾沙門島密人徐文聚眾靈山寺萊州人范
溫聚眾福山島會河北忠義人獲送宗室士幹泛海南
歸文劫之至是文自稱忠訓郎權密州都巡檢使其副

宋穩自稱忠翊郎權兵馬監押請以所部五千人海舟
百五十泛海來歸詔各進一官赴行在 己亥封才人
張氏爲婕妤和義夫人吳氏爲才人吳氏開封人時年
十六自上卽位以來嬪御未備及是潘賢妃從隆祐皇
太后在虔州後宮近侍者惟二人而已 是月資政殿
大學士陳過庭沒于燕山年六十後諡忠肅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

運使袁震節制諸郡縣有節制權胡北胡虜處方畧發難郡世與等輩都尉世編製

宋紀一百八

起上章掩茂七月盡十二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四年

金天會八年

秋七月癸卯詔諸道守臣自軍興以

來得便宜指揮者竝罷 斬神武前軍統領官胡仁參

于越州市宣教郎袁渾除名韶州編管坐與李鄴同謀
投拜又擅殺兩浙提點刑獄王翺故也尋詔以翺死事
贈朝請大夫官其家三人既而言者以爲翺嘗降敵比

敵兵之去遂以印付翻不當褒贈范宗尹主之卒贈翻
一官錄其子云 甲辰執政奏以朝議大夫提舉江州
太平觀劉洪道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官帝曰
不可是又欲與呂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尙遲今
先令洪道往池州措置防江帝曰此固勿害但議者謂
頤浩多引用山東之人故不欲遣且頤浩身爲宰相當
收攬天下人材盡爲我用獨私鄉曲非公道也先是中
書舍人季陵入對言疆敵之患已無寧歲焚劫殺虜幾
徧天下夏則北去秋則南牧往年休士馬于燕山次年
移于河北次年移于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

勿可謂急矣張浚提兵已赴公安劉光世提兵已赴鎮
江亟召亟遣事尙可及若呂頤浩旣去朱勝非未來使
七月受命八月之鎮九月弓勁馬肥敵人向南兵不素
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急與大臣
謀先道軍馬儲運更擇賢副經畫以待其來不然雖位
望崇重號前宰相無益也今日注意將相非爲安危實
爲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愴分陰哉至是遂
命洪道趣之池州權管本州及安撫司事以統制官張
俊李貴王進王渙所部合四千人隸本州諸軍權聽節
制洪道請用便宜指揮許之 戊申詔臣僚至都堂自

正一品外它竝在執政之下著爲令爲劉光世也 辛

亥金主命給泰州都統博勒和舊倫斐蘆火今改所部諸穆昆

舊倫謀甲冑各五十 先是金都統洛索舊倫斐經畧

陝西所下城邑旋歸附于宋監戰阿里布舊倫阿魯請布今改

益兵于是諸將會議于帥府宗翰曰前以伐宋故分西

師合于東軍而陝西五路兵力雄勁當併力功取宜令

達蘭舊倫捷撫今改撫定江北宗弼以精兵二萬先往洛陽以

八月往陝西或使宗弼遂將以行諸將曰陝西兵威非

不足今叛服不常緩懷之道有未盡爾誠得位望隆重

恩威竝濟者以往可指日而定當以皇子右副元帥宗

輔往涖其事或于宗翰希尹中擇一人以往各具議以問金主曰往者洛索所向輒克今使專征陝西淹延未定豈倦于兵而自變耶關陝重城卿等其戮力焉遂命宗輔往洛陽治兵 乙卯金主命徙昏德公重昏侯于

五國城以將立劉豫故也

攷異宋二帝徙五國城金史倫丁卯宋史倫乙卯蓋以北

狩行錄爲据也繫年要錄與宋史同今從之

金烏登路統軍錫庫傳金主命

減去隨行宗室官吏上皇力懇之不從乃謂從者曰遠道相隨本圖哀樂與共但事屬它人無如之何言訖泣下從者皆號呼而出于是宗室仲瑛等五百餘人內侍黎安國數百人皆畱從行者惟晉康郡王孝騫和義郡

王有奕等六人而已 丁巳申命元祐黨人子孫經所

在自陳盡還應得恩數 丁卯金主如東京溫湯遣高

慶裔韓昉冊命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

攷異 熊克

小紀以金冊劉豫爲五月間事蓋據劉豫傳也張洎節
要倫九月九日按九月九日係戊申故金史亦云九月
戊申立劉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似戊申爲得其實
矣繫年要錄載僞齊冊文首云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
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云云是金人命
使冊豫實在七月丁卯至九月戊申乃豫受冊僭位之
口故宋史云九月戊申劉豫僭位于北京也今從繫年
要錄前後分載文冊文云遣使畱守西京特進檢校太
尉尙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廣
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
紫光祿大夫尙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南陽縣開國侯食
邑一千戶實封二百戶韓昉按金史不爲高慶裔立傳
而韓昉傳所載官職亦言之 八月辛未朔浙西安撫
不詳今附錄以備金史參攷

大使副使置參謀參議官各二員俸賜視雜監司自是
諸路以爲例 壬申詔福建溫台明越通泰蘇秀等州
有海船民戶及嘗佗水手之人權行籍定五家爲保毋
得發船往京東犯者竝行軍法 癸亥詔神武中軍並
選親兵通舊佗六百人更三番入直禁中不隸禁衛所
命統制官辛永宗提舉之 甲戌詔日輪侍從一員具
前代及本朝關治體者一兩事進入 初朝散郎知蘄
州甄采以得柔福帝姬聞于朝會采爲淮西都巡檢使
劉文舜所破乃脫身從韓世清衛送帝姬赴行在時帝
猶在溫台先遣入內侍省押班馮益宗婦吳心兒往

越州驗祝戊寅乃取入官封福國長公主

攷異柔福帝姬始封長公

主宋史不載其日据汪藻浮溪集有草福國長公主制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于面馳江右復興益壽宜充于禁騎又有代福國長公主奉迎隆祐皇太后起居表是長公主之封在隆祐皇太后未還之前明矣宋史高宗紀以太后至自虔州繫于庚辰今

庚辰隆祐皇太后

從繫年要錄倫戊寅封長公主
至自虔州上出行宮門外奉迎因歷問太母所過守臣

治狀后性恭謹未嘗毫髮問於朝廷然喜飲酒上以越

酒不可飲令別市醴后使持錢往酤未嘗直取也后在

禁中嘗微覺風眩有宮人自言善用符水咒疾可瘳者

或以啟后后曰又是此語吾豈敢復聞也此等人其可

留禁中邪立命出之 是日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

州天長軍鎮撫使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宗
弼既屯六合縣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趙立在楚薛慶
在承扼其衝不得進宗弼患之左監軍昌自孫邨來見
宗弼計事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撫使郭仲威聞之約
慶俱往迎敵慶以是月戊寅出兵己卯至揚州仲威殊
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怒曰此豈縱酒時耶我爲先鋒汝
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
戰十餘里亾騎三人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走還揚州
仲威閉門拒之慶倉皇墜馬爲追騎所擒馬尋舊路歸
承州軍中見之曰馬空還矣太尉其死乎仲威棄揚州

奔興化敵長驅攻承州兵馬鈴轄王林出城迎敵不勝
遁承州破金懼慶復歸遂殺之慶在承久軍食既足不
復斂取于民王官自京師至者館穀甚厚皆按格賦祿
官兵隸承州者月糧時帛舉如令給之至視其徒則戰
士計日廩食老弱計日受券而已金人自浙歸大寨于
天長六合間慶親率眾劫之得牛數百悉賤其估分畀
民之力田者民懷其惠亦賴其捍禦以自固敵假道於
承以攻楚慶不聽至是被害慶起羣盜其眾多驍雋敢
鬪慶臨敵勇亦能以少擊眾故慶死承州遂破楚勢孤
率無以抗敵人皆惜之計聞贈保寧軍承宣使 癸未

宣撫處置使張浚復取永興軍初浚之西行也帝命浚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及是金左監軍昌與宗弼皆在淮東約秋高南下浚度宗弼必將侵東南議出師分撓其勢召諸將議出師都統制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曲端曰平原廣野敵便于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且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議戰浚不聽復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彬往渭州以招填禁軍爲名實欲伺察端意彬至渭見端問曰公嘗患諸路兵不得盡合及財物不足以供事今張公之來兵合財備洛索孤軍漢人

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今失不擊若尼瑪哈併兵而
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戰彼已必先計吾不可
勝與敵之可勝今敵可勝只洛索孤軍一事然彼兵技
之習戰士之銳分合之熟無異前日我不可勝亦只合
五路之兵一事然將帥移易士不素練兵將未嘗相識
所以待敵者亦未見有大異于前日萬一輕舉脫不如
意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又自敵來侵因糧于我被去
來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嘗爲客彼嘗爲主今當
反之精練士卒按兵據險使我常有不可勝之勢然後
徐出偏師俾出必有所獲彼所謂關中陸海者春不得

耕秋不得穫則必取糧于河東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
二年必自困斃因而乘之可一舉滅矣彬以端言復命
先是吳玠以彭原之敗望端不濟師而端謂玠前軍已
敗惟長武有險可捍衝突二人爭不已浚積前疑奉用
彭原事罷端兵柄與宮觀再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

置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珙諸州羈管陝西人倚端爲重

及貶軍情頗不悅

攷異趙性之遺史載金人敗吳玠于彭原店復歸河東張浚欲大舉問曲

端有何計策端謂承平之久人不經戰金人新造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議戰浚不喜乃曰將軍持不戰之說豈可以當大將端曰唯送納威武大將軍印猶用爲參謀時王庶亦爲參謀議論不協固辭遂以爲都轉運使隨軍而已浚發秦亭見兵馬俱集大喜謂當自此便可以徑入幽燕問端如何端曰必

敗沒曰若不敗如何端曰若宣撫之兵不敗端伏劍而死沒曰可貴狀否端即索紙筆責軍令狀曰如不敗當伏軍法沒曰若不勝當復以頭

與將軍遂大不協與宋史異

沒遂決策治兵移檄河

東左副元帥宗翰問罪宣撫司幹辦公事萬年郭奕力言不可沒不從乃以玠權永興軍路經畧司公事遂取永興軍玠以功陞忠州防禦使 丙戌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孟忠厚乞調太母所過秋稅范宗尹曰頃已免夏稅若復調放慮州郡經費有缺必致橫斂帝愀然曰常賦外科斂及賊吏害民最宜畱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賊吏死徙未嘗末減自今官吏犯賊雖未加誅戮若杖脊流配不可貸也 己丑詔通泰鎮撫使岳飛

以所部救楚州時揚承二鎮已破楚勢亦危趙立遣人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往救之俊曰敵方濟師達資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曰楚當敵衝所以蔽兩淮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杞本未固而宿衛寡弱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見帝曰江東新造全籍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養寇自便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飛立腹背掩擊仍令劉炎世遣兵往援母

失事機 庚寅詔景靈宮神御自海道迎至溫州奉安

金人欲發陵寢河南鎮撫使翟興遣其子琮及統領官趙林率兵自河陽南城至鞏縣永安軍邀擊之屢戰皆勝追奔至澠池而還 九月辛丑建昌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請兵五萬人分屯建康等處內建康府萬五千人太平州萬人池州二萬人饒州五千人除參謀官劉洪道見管崔邦弼及李貴等兵約五千人韓世清約六七千人外乞朝廷貼足付臣使喚管王翦伐楚謂非六十萬人不可終如所料杜充以五萬人祇守建康猶不免敗事況本路上下近千里多是緊要渡

口今臣乞兵五萬委爲不多又言劉光世有部曲約二
三萬人其勢稍彊乃可殲壓烏合之眾今臣素無部曲
非得知兵政統制官及正兵二萬人難以鎮服眾心乞
以神武前軍統制王玘所部前軍及諸臣巨師古顏孝
恭自隸又請招捕水寇邵青崔增及賜諸軍衣甲詔賜
樞密院見甲千副本路上供經制錢四千萬緡米二十
萬斛餘從之頤浩將行見帝言臣自去國不知金人之
實聞已渡淮北去然金人多詐而難測臣比經四明見
朝廷集海舟于岸上是必爲避敵備夫避敵固當預辦
然禦敵之計尤不可緩臣料聖駕萬一避敵不過如永

嘉及閩中耳望鑒去歲敵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爲
二項一項浙西一項浙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
之使將士戮力如四明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敵
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爲之計俟來夏則遣北向分二萬
由海道赴文登以搖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趨彭城以撼
鄆濮蓋金人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暑
月用兵臣前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尤在人主
能察願畱聖意 王寅劉光世奏淮南諸鎮郭仲威潰
散薛慶身亾趙立不知存亾岳飛現在江陰軍不見赴
鎮劉綱以所部渡江赴行在散在南北岸倫過金人見

晉承州臣遣王德渡江過邵伯埭擒敵軍四百餘人詔
光世以所俘赴行在既而德自天長引兵趨承州不得
入斬所部左軍統領官劉鎮而還 甲辰太上皇后鄭
氏殂于五國城年五十二 乙巳詔劉光世岳飛趙立
王林犄角逼逐金兵渡淮時金左監軍完顏昌圍楚州
已百餘日鎮撫使趙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
也首領驍將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立手奪二
槍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五十餘騎追立立
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立三幟邀戰立以三騎應
之伏發立中飛矢奮身突圍以出敵益攻之 戊申劉

豫僭位于北京初軍民間豫至殺金人閉門拒豫豫擊而降之遂卽皇帝位國號大齊大赦僞境 乙卯金左監軍昌攻楚州守臣右武大夫徐州觀察使楚泗州漣水軍鎮撫使趙立死之前一日昌大進攻具臨城翼日填濠將進立率士卒禦之忽報敵進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且令其匹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飛礮碎其首左右馳救之立猶曰吾終不能與國破敵矣可舉至三聖廟中聲言疾病祈禱使敵不悟言終而絕年三十七然人聞其死知城必破失聲巷哭不可止眾以參議官程括權鎮撫使以守敵益攻之

已未帝曰昨韓世忠進一馬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所敢乘朕答以九重之中未嘗出入何所用之卿可自留爲戰備時世忠妻和國夫人梁氏言積俸未支三省奏近惟隆祐皇太后殿下所積供俸物計直供支潘賢妃勸請已不給帝曰將帥朕所委用當厚恤其家可特予之餘人毋得援例是日金均房安撫使王彥及桑仲戰于平麗縣之長沙平敗之仲旣陷均房有窺蜀之志擁眾犯金州白土關彥以官軍保長沙平仲故爲彥部曲以書請曰仲于公無所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彥語寮佐曰吾知仲之爲人能馭士卒輕財善鬪然勇

而無謀決爲諸公破之乃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立鏖
戰不勝馬陷淖其子璋馳過立呼之璋不應而去立罵
賊不絕口而死人心震恐時官軍纔二千糧且不給或
請少避賊鋒彥曰今敵在陝西若賊至安康則四川腹
背受敵矣敢有言避賊者斬遂率同統制王宗尹相爲
犄角士皆爭奮賊張步騎六道竝進彥執旗大呼麾士
殊死鬪自辰及酉賊大敗追至竹山縣而還仲遂據
房陵仲之未敗也王闢在房州與仲遂爲聲援至是彥
遣人招闢闢遂降彥欲造其營眾不可彥曰我以誠待
闢闢雖詐亦何能爲遂肩輿至闢營闢大驚與其黨皆

聽命張浚承制以彥爲左武大夫闕後腰斬于興元府
辛酉金安班貝勒都元帥杲率杲太祖母弟也後封
遼王諡智烈 癸亥知樞密院事宜撫處置使張浚以
都統制劉錫及金人戰于富平縣敗績初浚既定議出
師幕客將士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唯諾相應和會
帝亦以金人聚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
擣其虛時權永興軍經畧使吳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
畧使趙哲收復鄜延諸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畧使劉錫
秦鳳經畧使孫渥涇原經畧使劉錡各以兵會合諸路
兵四十萬人馬七萬以錫爲統帥浚又貸民賦五年金

錢糧帛之運不絕于道所在山積浚親往邠州督戰金左副元帥宗翰聞之急調宗弼自西京入關與洛索會我軍行至耀州之富平金人已屯下邽縣相去八十里而洛索方在綏德軍眾請擊之浚不可乃約日會戰金人不報書凡數往洛索乃自綏德軍來移軍與我軍對壘親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南師曰人雖多壁壘不固千瘡萬孔極易破耳浚猶遣使約戰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以爲常浚以洛索爲怯曰吾破敵必矣幕客有請以巾幗婦人之服遺洛索者諸路鄉民運芻粟者絡繹未已至軍則每州縣自爲小寨以車馬爲衛相連不絕

錫令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
徙據高阜使敵馬衝突吾足以禦之秦鳳路提點刑獄
公事郭浩亦曰敵未可爭鋒當分地守之以待其弊諸
將皆曰我師數倍于敵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
用他徙將戰命立故將曲端旗以懼敵洛索曰彼給我
也是日洛索選三千騎尋會令扎哈貝勒舊倫折合
字堇今改率
之囊土踰淖徑赴鄉民小寨鄉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
諸軍驚亂遂薄我軍鎬身先士卒禦之自辰至未勝負
未分金人更薄環慶軍他路軍無與援者會哲擅離所
部將士望塵起驚遁軍遂大潰哲旗牌未及卷眾呼曰

環慶趙經畧先走至邠州乃稍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

軍資不可計故張浚行狀云金人尼堪益兵二萬聲

大帥烏珠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十間與

尼堪等會考張節及諸書宗翰此時在雲中未嘗親入

關行狀誤以洛索為尼堪也熊克小紀云右監軍烏珠

與洛索同行烏珠紹興二年春末始除右監軍克不詳

攷耳趙姓之遺史叙此事云諸軍驚亂浚乘勢急奔

諸軍皆潰是時浚只在邠州姓之亦誤今並不取

戊辰金左監軍昌急攻楚州破之初趙立之入城也有

徐州軍民老弱僅數千而勝兵居半又有楚州將兵二

千四縣民兵約五千共不滿萬人圍城初有野豆野麥

可以為糧後皆無生物有鳧茨蘆根男女無貴賤斲之

後為水所沒城中絕糧至食草木有屑榆皮而食者徐

州將士殘暴席勢凌楚軍二州眾不相能立善彈壓使
各效其所長無敢校私隙其後忿聞日聞敵謀知之然
猶漢忌立疑其詐死不敢動無何守者稍息徐人多潰
圍而去敬用降人衛進言專攻北壁凡四十餘日至是
乃破始立遣人告急帝命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督淮
南諸鎮往援之東海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濱扼敵不得
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前軍將王德至
承州其下不用命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獨
海陵岳飛屯三壑僅能爲援而亦眾寡不敵敵知外援
絕攻圍益急立家屬先死于徐其赴鎮以單騎入楚後

得女子知書者使侍左右讀軍中書記城破而沒立爲人木強不知書其忠義蓋出天性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月俸給皆取其半與士卒同甘苦每戰操甲冑先登有退卻者必大呼疾馳至其側捧而斬之眾畏服亦樂爲用其視金人如仇每言及必嚙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人爲言且自誓必死城破州人扶傷巷戰惟民兵奪門而出首領萬五石琦蔚亨號千人敵皆得全自金人南侵所過名城大都多以虛聲脅降如採囊取之惟冀州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畧相當皆爲金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金

銳意深入會張浚出師圍陝宗弼往援之又立以其軍

蔽遮江淮故金師亦困斃而止議者謂立之功雖張巡

許遠不能過云政異趙姓之道史立以己未之日死城

日紀附傳姓之又云立一妻一妹一女年十餘歲男子方總角或遭拘掠或被殺害皆盡初海州

淮陽軍鎮撫使李彥先在韓世忠軍有李進彥者犯罪

流嶺南道爲防送者所釋亦投世忠軍世忠之潰沐陽

彥先入海聚眾後有兵數千與進彥分統之至是進彥

累官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海州兵馬鈐轄及楚州受

圍彥先以舟師援趙立與之刺臂爲義兄弟城破之日

彥先舟師猶在北神鎮淮水中前後扼于金人不得去

金以樓船併力攻彥先彥先所乘舟下碇石急收不應
金人擊之彥先與其家皆死時進彥在東海縣招集彥
先餘眾後渡海至秀州遂受呂頤浩節制 冬十月庚

午朔

張浚斬同州觀察使環慶路經畧安撫使趙哲于

邠州

攷異趙哲之誅繫年要錄引日紀倫紹興四年八

月二十一日又載承節郎趙姓進狀云父哲建炎

三年落階官除同州觀察使于當年十月十一日宣撫

張浚挾私輒從軍法身死按宋史倫庚午朔今從之

遂責本帥都統制明州觀察使熙河路經畧安撫使劉
錫爲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初諸軍旣敗還浚召錫
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問謀國大事誰當
任其咎者眾皆言環慶兵先走浚命擁哲斬之哲不伏

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槌擊其口斬于埃下軍士
爲之喪氣浚遂以黃榜放諸軍罪者已死諸將帥聽命
浚命各歸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
浚率帳下退保秦州陝西大震 辛未宣撫處置使司
參謀官王以寧言乞下詔幸蜀俾敵人固測乘輿所在
帝曰詔令所以取信于民自非必行之事不可降詔使
民何所適從張守曰昨日降旨令沿江儲峙 秦檜自
楚州孫邨歸于漣水軍丁禊水寨初金人以檜請存趙
氏執還燕山既而從二帝之上京上皇之遺金書請和
也檜與聞之逮二帝東徙韓州金主以檜賜左監軍昌

爲在任用者猶執事也昌之提兵南下也檜以任用
隨軍以計得與其妻王氏俱行昌至淮陰以檜爲參謀
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及楚城之三日檜與王氏及
臧獲視童興兒御史臺街司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以
小舟至漣水軍界爲禊邏者所得將縛而殺之檜曰我
御史中丞秦檜也寨兵皆鄉民不曉其說以爲姦細稍
凌辱之檜曰此中有士人當知我姓名時王安道者爲
酒監揪呼示之安道佯爲識檜長揖之曰中丞良苦眾
信之乃不殺翼旦謁禊于軍中其下諸將招與飲有副
將劉靖者欲殺檜而取其資檜知而責之靖不得殺檜

逆泛海赴行在 乙亥金主至自東京 癸未帝謂輔
臣曰聞城中百物貴湧將士經此寒苦可念太母日饋
朕盤殮問內侍云一兔至直五六千鵝鶩亦數百朕知
之飭尙倉勿進鵝兔久矣范宗尹曰陛下恭儉如此天
下幸甚 甲申言者論防海利害有可慮者三不足畏
者三大畧謂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猝至勢難支吾
又出沒示疑牽制我師揚旗伐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
彼計得行此可慮者三也冒涉洪濤敵眾方病乘其未
定易以進擊又或爲風阻咫尺不前海道回曲加以泥
濘其隙易乘此不足畏者三也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

有備則弗畏今莫若委沿海巡尉及民社分地防扼大抵海舟不能齊一及其未集而擊之必可成功從之

是日金主命遼宋諸官之降者各上其本國誥命等第換授 乙酉言者論三年天下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服之舉者所以移孝爲忠徇國家之急也而比來所起之士多非金革之故幾習宣政之風如權邦彥爲發運使姜仲謙爲湖北轉運使以至幕職之官亦行起復又

有資緣請托三省樞密院而圖起復者此何理耶欲望一切罷去于以明人倫而厚風俗詔邦彥專委催發諸路錢糧應付行在大軍支遣其餘皆罷之 庚寅右正

言吳表臣言臣向嘗論奏乞諭張浚令提關陝銳旅疾
速入援伏計朝廷必屢已督促然至今寂然未有來耗
中外人情不勝失望臣伏念朝廷待浚之意亦至矣浚
之奏請無有不行浚之官屬推賞甚厚蓋望其竭力爲
報緩急有助也今冬候已淡敵情叵測在浚臣子之心
亦豈遑安居若不恤君父之急于義如何欲望更遣使
臣由間道相繼督促張浚曲端等令統帥精騎星夜前
來應援無使後時若彊敵深入亦有後顧之虞此事迫
切不宜緩者時朝廷猶未知浚敗于富平乃詔樞密院
遣使臣二人趣浚入援初浚旣斬趙哲以陝西轉運判

官孫恂權環慶經畧使或謂環慶諸將曰汝等戰勇而帥獨被誅天下寧有是事參議軍事劉子羽聞之令恂陰圖請將恂遂以敗軍斬統領官張忠喬澤統制官慕容洎與諸將列告于庭恂叱之曰爾等頭亦未牢洎環州屬戶其族甚大聞此懼誅遂首以兵叛進攻環州浚命統制官張中彥幹辦公事承務郎趙彬守渭州二人皆曲端舊部曲素輕劉錡又浚已還秦恐金人至不能守乃相與謀逐錡而據涇原錡至環州與洎相拒金以輕兵破涇州次潘原縣錡畱彥琪捍洎親率精銳赴渭州錡至瓦亭而金兵已迫錡進不敢追洎退不敢入渭

遂走德順軍彥琪以孤軍無援亦懼遁歸古原州中彥
邴聞之遂遣人詣金軍通款 甲午僞齊劉豫遣尙書
右丞相張孝純冊其母令人爲皇太后立其妾錢氏爲
皇后錢氏本宣政間宮人出爲民婢入豫家有寵托言
吳越王後而立之 丁酉詔爲趙立輟二日朝贈立奉
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烈官子孫十人且令
訪其遺骸官給葬事後爲立祠名顯忠 己亥河南鎮
撫司兵馬鈐轄翟宗率裨將李興渡河敗金人于陽城
縣遂進之絳州之垣曲橫山義士史準等以其眾來附
興歸以所部屯商州 杜充自南京至雲中金右副元

帥宗翰薄其節不之禮久而命知相州 十一月癸卯
詔曰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廟堂國
勢尊安四裔順服而遭罹貶斥久歷歲時尙拘微文未
獲昭雪朕經此時巡之久益知致治之難念茲老臣是
宜褒稱三省可檢舉速行褒贈竝其餘黨籍臣僚下有
司責以近隄具名取旨施行初帝旣下詔褒錄元祐忠
賢而朝廷多故有司未暇檢舉及是帝諭大臣曰此事
議論已久終是行遣未盡內中收得元祐黨碑卽降出
令錄所司一一契勘褒贈遂追封公著魯國公諡正獻
大防宣國公諡正愍純仁許國公諡忠宣皆贈太師

是日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復南康軍頤浩既駐
軍鄱陽會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屯州境頤
浩請與俱是月朔官軍至都昌縣後三日遂渡江入居
南康軍攷異熊克小紀庚子朔遂復南康軍誤也又據
要錄頤浩所奏復南康軍在十一月初四日今
從分守要害遣統制官巨師古以所部三千七百人救

江州是夜賊眾三萬人至南康與官軍鏖戰頤浩及楊
惟忠皆失利引兵渡江避之陳于北溪洲翼日師古引
兵未至江州五十里而營詰朝出戰遇伏爲所敗其眾
潰去師古奔洪州頤浩乃傳檄王瓚韓世清會兵未敢
進 甲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初帝欲

除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爲節度使鼎以企宗非有
軍功持不下帝不樂詔鼎累乞官祠可本職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免謝罪鼎既免帝欲申前命參知政事謝克
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驟命之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
而陛下獨負謗于天下後世也帝乃止 乙巳權尙書
工部侍郎韓肖胄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事下
太常其後禮寺言自車駕巡幸以來宗廟之祭文雖省
而義存則歲所常行者亦當姑存其意而天地社稷之
祀不可輟今裁定每歲孟春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
及冬至至四祀天夏日至一祀地孟冬上辛祀感生帝

立冬後祭神祇春秋二社及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並于越州天慶觀設位免玉與牲權用酒脯乃依方色奠幣以輔臣爲初獻禮官亞終獻宗室奏告並常服行事從之 丙午秦檜入見初檜發漣水軍寨權軍事丁禩令參議王安道馮由義輔行前二日至行在檜自言殺監已者奪舟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謂其與何桌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淮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行就令達蘭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俱歸唯范宗尹李回素與檜善力薦其忠乃命先見宰執于政事堂翼日引對檜言如欲

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且乞帝致

書左監軍昌求好致異宋史倫乙巳秦檜入見今從繫年要錄是日通秦

鎮撫使岳飛自柴墟鎮渡江金左監軍昌既得楚州有

經營南渡之意乃攻張榮罍潭湖水寨金人屢攻榮阻

湖淖不得進及是天寒水淡遂併力攻其菱城榮不能

當焚其積聚而去金人進攻秦州飛以秦州不可守弃

城去率眾渡江屯江陰軍沙上 丁未朝請郎試御史

中丞致仕秦檜試禮部尚書賜銀帛二百匹兩范宗尹

等進呈檜所草國書帝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

寐檜請以本身合得恩澤授王安道馮由義官尋竝改

京秩而舟人孫靜亦補承信郎始帝雖數遣使然但且

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則自檜始

攷異檜初歸見上之語以

檜紹興中奏疏中自叙語增入熊克小紀檜除尙書在戊申與日紀不同蓋誤

壬子日南至

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 丙辰金

左監軍昌破泰州時昌有渡江之意欲耕地而守遂親

率萬人下蔡州而屯之 巳未金人破通州 辛酉僞

齊劉豫改元阜昌豫初僭立止用天會之號至是奉金

命乃改之 甲子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乞益兵

討李成帝曰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羣臣所不能及

但與賊相距不度彼已容易輕進此其失也今兵旣少

三
嗣須令且持重急遣王瓊引兵助之范宗尹曰頤浩意
欲襲得韓世忠兵馬爲助帝曰若遣韓世忠提全軍破
賊有餘力但敵騎尙在江北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
眾跨江跳梁正倚金人南侵朝廷不能遣發大兵若陛
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則成敗膽矣帝曰朕日夜念
此不少置決意須親征俟敵騎稍北遣世忠先行朕繼
總兵臨之先以賞招攜其眾許歸自新則成必易擒亦
不欲多殺士眾也 丙寅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瓊以本
部萬人速往呂頤浩軍策應 是月宣撫處置使張浚
自秦州退軍興州初浚兵旣潰于富平金人以所得陝

西金幣悉歸河東帥府會張中孚趙彬送款于金人知
慕容洵叛乃遂引兵而西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
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尙原權環慶經畧使孫
恂由隴關入秦與浚會金人至渭州得其情實乃入德
順軍浚聞敵入德順遂移司與州簿書輜重悉皆焚弃
浚之出師也幹辦公事朝請郎楊晟惇力言其不可浚
不從晟惇乃求行過不隨幕下及是來見浚浚稍以諸
事委之晟惇言金人必欲舉川秦然後歸國不若引兵
金洋一帶俟敵騎既去然後收復川陝事乃未定浚雖
不用其說然已置陝西于度外矣起復朝議大夫知興

元府王庶亦來見浚計事力陳保秦之策眾議不同庶請歸持餘服浚之自邠南歸也將士皆散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議當保葭州者參議官劉子羽曰議者可斬也宜撫司豈可過興州一步繫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幹辦公事謝昇亦言不當遠去請築青陽潭左右四關六屯浚以爲然乃劾異議者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使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浚哀死問傷錄善咎已人心粗安或謂吳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敵不破我詎

改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敵懼吾乘虛襲其後此
保蜀良策也諸將乃服時玠在原軍會不繼鳳翔之民
感其遺惠相與夜負芻粟輸之玠亦憐其遠意悉厚賞
以鈿帛民人益喜敵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殺之又令保
伍相坐犯者皆死而民益冒禁輸之數年然後止 十
二月庚午交趾郡王李乾德請入貢詔卻之 辛未金
左副元帥宗翰命諸路州縣同以是日大索南人及拘
之于路至癸酉罷籍客戶拘之入官至次年春盡以鐵
索鎖之雲中于耳上刺官字以誌之散養民間既而立
價賣之餘者驅之夏國以易馬亦有賣於蒙古室韋高

麗之域者時金既立劉豫復以舊河爲界宗翰恐兩河
陷沒士庶非本土之人逃歸豫地故有是舉 丁丑金

陝西都統洛索卒後贈金源郡王諡莊義 己卯詔戶

部進錢萬緡奉隆祐皇太后生辰時帝以太后誕日置
酒官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幸相聚于此它
時身後吾復何患然有一事當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
仁聖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快
其私憤肆加誣謗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
史錄所載未經刪定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
無望於官家也帝聞之惕然其後更修神宗哲宗兩朝

寶錄 癸未詔監司守俸竝以三年爲任 乙未神武
右軍都統制張俊爲江南路招討使進解江州之圍且
平羣盜事急速者許優宐時李成乘金人侵畧之餘據
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使其徒多爲
文書符讖幻惑中外朝廷患之至是聞金不渡江帝乃
止饒信之行范宗尹因請大將討成故有是命仍令前
軍統制王玠後軍統制陳思恭鎮撫使岳飛皆屬俊
詔招討使位宣撫使下制置使上著爲令 翰林學士
汪藻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
金師旣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

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決不能守若爲劉豫經營不過
畱簽軍數萬人而已蓋可驅而去也淮南近經兵禍民
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
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
臣愚以爲正二月間可僞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所部
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使之分地而耕旣固行在藩
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一時也疏奏未克行中興後
言屯田者蓋自此始 是歲行在大軍月費見錢五千
餘萬緡銀帛芻粟在外而諸養兵之費不與焉 紅巾
賊屢犯均州知武當縣奉議郎王煥率邑人保山寨賊

軍大至或勸之使遁煥曰使吾有此心則不能與邑人
來此矣遂與一家俱死後錄其家一人 偽齊劉豫立
陳東歐陽澈廟于歸德府封東爲安義侯澈爲全節侯
取張巡許遠廟制立爲雙廟以祀之 初徽猷閣待制
洪皓與右武大夫龔璿持命至大原金令其陽曲縣主
簿張維館伴畱幾歲金遇使人禮益削是歲始遣皓璿
至雲中時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閣門宣贊舍人朱弁已
被拘倫皓因以金遣商人陳忠密令通問兩官已而左
副元帥宗翰召皓等遣官僞齊皓力辭不可宗翰怒命
壯士擁以下執劔夾承之皓不爲動傷貴人嗜曰此忠

臣也止劔士以目爲踞請宗翰怒少霽遂流遞於冷山
與假吏沈珍隸卒邱德黨超張福柯辛俱流遞猶編竄
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監軍希尹使誨其八子 是

歲金渤海萬戶大托不嘉

舊倫撻不也今改

北歸過淮與知軍

張渙飲於舟中因語及冊立劉豫事托卜嘉歎曰某遼
之大臣渤海之大姓曩者大金見招許以開國遼東累
載從軍披堅執銳今求一郡之安亦不可得豫不過山
東郡守勢孤而降乃當是任豈不負我哉渙孝純從子
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